



《县城记》 立足世界 放眼海丰



立足世界 放眼海丰。2008年春节,仁科和阿茂举办了第一届五条人回到海丰音乐会,音乐会策划人为演出设计了这样一句戏谑的口号。多年以后,随着五条人乐队走红,这句口号在乐迷中广为流传,也成了这支乐队的最佳注脚。

看似逻辑颠倒的一句话,实则是五条人乐队的精神内核。

海丰是广东省东南部的一个小县城,仁科和阿茂就生长在这里。在综艺中戏称自己是“农村拓哉”和“郭富县城”的两人,常以人字拖、花衬衫的县城青年形象示人。两位县城青年离开家乡后回望,回忆起那里的每个细节,一切都变得清晰而具体。于是他们意识到,故乡的小县城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世界。继而,他们决定用音乐刻画它。

五条人的首张专辑《县城记》就是这一内核的集中体现。这张专辑的11首曲目中有10首都用海丰话进行演唱。谈起选择使用海丰话演唱的原因,仁科是这么解释的:海丰话确实有它独特的韵味,有八个声调,有时讲话就像唱歌,带点情绪就更好听了。

方言的地域性为他们的歌曲增添了独有的魅力。而这张专辑最受好评的是歌词。每首歌都像一篇微小说,讲述着地方小人物的情感与生活历史:佬势势的道山靚仔,在派出所里想起了在家做好饭等自己的母亲,讨不到老婆的阿炳耀,被频频追问为什么不娶妻,紧跟时代变化,从倒腾港币转而倒腾美元的表叔公。他们擅长用个体故事映射时代特点,这种举重若轻的姿态,在《十年水流东,十年水流西》中,今天啦全球化啊/明日就自己过一句得到了最好的展现。

有人诟病这张专辑文学性虽强,但音乐性不足。的确,这张专辑编曲十分朴素。由于此时乐队还没有固定的鼓手,吉他和手风琴是最主要的乐器,部分歌曲甚至只有吉他、手风琴、人声三个轨道。

但作为乐队的首张专辑,这确实是一张极具风格的名片,向听众展示了自己的鲜活生猛。有人评价,《县城记》是用音乐在写海丰的地方志。自此开始,五条人相继推出了《一些风景》《广东姑娘》《梦幻丽莎发廊》等专辑,地方志从小县城写到了城中村。

而后他们又经历了综艺爆火、新专辑评价遇冷、褒奖与质疑一起袭来。如今频频现身音乐节、综艺的五条人,在镁光灯的强曝光下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实世界的敏锐感知?乐迷们还在等待。



融媒记者 俞舒梦



《戏台》 荒诞乱世中的 喜剧与悲歌

陈佩斯执导的电影《戏台》,以其同名话剧为底本,将民国北平一个戏班在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求生的荒诞遭遇搬上银幕。影片意图借一方小小戏台,通过密集的误会和身份错位,让权力与艺术纠缠博弈,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坚守,引发观众对艺术尊严与生存困境的思考。

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一场即将上演的京剧名戏《霸王别姬》展开,一边是戏霸刘八爷钦点看戏班名角金啸天演戏,一边是军阀洪大帅大闹戏院要包子铺大嗓儿登台献唱,戏院成了权力角力的舞台,戏班众人也被卷入权力漩涡。杀人见血、官兵侵扰、演员拒唱、两个楚霸王后台狭路相逢,各种阴差阳错的误会与巧合接连发生,将剧中人物推向一个又一个尴尬又滑稽的境地。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,在表面喜剧之下,是艺术尊严与生存现实间的巨大张力。

影片开场的炮弹炸开的不仅是城墙,更是权力干预艺术的千年命题。洪大帅强令《霸王别姬》改为《霸王不死》,甚至要求刘八爷上吊,这赤裸裸的权力霸凌,直指权力对艺术本体与历史逻辑的肆意篡改。供奉戏神、牌位前焚香高诵,戏比天大的虔诚,与面对洪大帅亲兵枪口时那句顺滑无比的“都指着活命呢”,展现了戏班班主侯喜亭丰满的人物形象。他在权贵面前弯腰躬背以保戏班周全,但内心从未真正放下对传统艺术的尊敬和坚守。最后,侯喜亭、凤小桐和金啸天三人面对枪口,一字不改地唱完《霸王别姬》,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传统戏剧艺术。那一刻,戏比天大具象化了。这是在绝境中的精神觉醒,是对艺术规律的朴素捍卫。

《戏台》像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艺术在现实夹缝中生存的艰辛百态,传递出对艺术传承和坚守的深刻思考。人生如戏,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演员,如何在时代湍流和霸权里守住自己的戏台,值得大家静心思考。



融媒记者 郑旭华



《我脑袋里的小狐狸》 他们不是情绪化 只是生病了

在心理健康认知尚不充分的社会环境中,面对抑郁症、双相情感障碍、躁郁症等精神疾病,人们或不以为然地漠视,或如临大敌般陷入恐慌,或简单归因于性格软弱而加以指责。这些源于不了解的偏见,让患者在承受疾病本身痛苦的同时,还需要被迫接受公众的有色眼光。而法国插画家、漫画家露·吕碧的科普漫画《我脑袋里的小狐狸》,是让患者接受自身缺陷,打破公众认知壁垒的一缕光。

该书根据露·吕碧自身双相情感障碍经历创作。她极具创造性地将这种疾病带来的极端情绪波动,拟化为一只拥有两种形态的内心之狐:时而是精力充沛的橙色狐狸,带着主人公攀上愉悦与活力的高峰;时而又化身咧着獠牙的黑色狐狸,将主人公拽入消极与绝望的深渊。这种精准而充满想象力的视觉隐喻,不仅让难以名状的心理体验变得清晰可感,更构筑起一座理解的桥梁,让读者直观共情患者在情绪两极间挣扎的真实痛苦。

许多人习惯于将双相情感障碍简单归结为情绪化或性格缺陷,却忽视了其作为复杂疾病的医学本质。本书用温柔趣味的叙事,完成了枯燥的科普与沉重的倾诉,传递着这是一种需要专业干预和治疗的疾病的关键认知。通过降低理解门槛,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知识,进而对患者群体报以更多的理解与宽容。

对患者而言,这本漫画则是一份温暖的自救指南:认识和接纳小狐狸的存在,是迈向治疗的第一步。通过直面这种情绪的波动,患者可以更清楚地判断自身状态,及时寻求专业帮助,而不是陷入不断自我否定的漩涡。值得一提的是,书中并未将治愈寄托在患者单方面的努力上。主人公的恋人与朋友始终提供着支持与陪伴,用稳定而温柔的存在,让患者在低谷中仍能感受到温暖与安全感。同时,本书也向读者传达,心理疾病的康复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,还需要一个愿意接纳且耐心的社会环境。

《我脑袋里的小狐狸》用画笔撕掉了标签,用故事消融了偏见。就像书中最后所述:现在,我知道了我是什么,我可以选择我要成为什么。认清自己,并接纳自己,不论心中住着狐狸还是白狼,人生依然可以继续精彩。



融媒记者 王琦铮